

早安，磐安

项学品



前不久,我来到了小城磐安。次日6时许,我便起了床。走出酒店大门,外面静悄悄的,黎明前的黑暗已渐渐退去,远处那高耸的石塔,黑黑的群山,山顶上那别墅的红瓦,依稀可见。顺着沿山坡修建的柏油路往下小跑,不到一百步,便是贯穿整个磐安县城的文溪以及沿溪而过的公路。偶尔,会有一二辆车子飞驰而过。更多的,却是静谧如磐,宁静如安,整个小城,仿佛在梦中熟睡的婴儿一般,那么的香甜。

沿着公路继续前行,不到100米,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大桥横跨在溪流之上。清澈的溪水,倒映着青山,似乎把整个磐安的山水呈现在我的眼前。我静静地伫立着,远处蒸腾的

水汽,缥缥缈缈,融入山林,连接天地,如一位闺中少女,神秘而又曼妙。绕过一座小山,又是一座平坦的大桥,大桥尽头,是一座依文溪而建的公园。

跨过溪上的廊桥,要想走到对面的山上,必须要拾级而上登上那陡峭的石阶。在山顶公园里,我与一位磐安晨练叔打招呼。他先向我问候的,竟然是:你早饭吃了么?我一惊,在这个陌路的冬天早晨,觉着无比温暖。前面还有个文昌塔,你过去看看吧!

告别了晨练叔,穿过一片树林,文昌塔便呈现在眼前。文昌塔共7层,呈六棱形。它的外表是素雅的白色,翘出的檐角,则是黑色的琉璃

走好 张之伟老师

■高振干

12月17日上午,有朋友在QQ里发讯息给我,张之伟老师早上走了。随后,又有两位朋友在电话中告知此事,并商议、安排代表瑞安市语文学会去吊唁。

20多年前认识张之伟老师时,他已是瑞安市进修学校高级讲师、语文学会会长、中国作协浙江省分会会员、中国文学语言艺术研究会理事、浙江省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修辞学会会员。那时,我在一所乡中教书,他到学校里找我的同事才有幸得以见面。着一件蓝色中山装,拿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提包,穿一双黑色的旧皮鞋,微胖的身材,宽大的脸上慈眉善目,渐秃的头顶花白发稀疏,说话平阳腔。多年来,张老师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形象。

那时,我刚完成平生第一篇语文教育论文《听说教学的失落、地位及措施》,就趁机拿给刚刚相识的张之伟老师看。张老师肯定了这篇论文的可取之处,也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供我再修改论文时参考。后来,这篇论文获瑞安市中语会第五届年会交流奖。

张之伟老师吸收我为语文学会会员。那时,对于一名初出茅庐的乡中语文教师来说,能加入学会是件十分荣耀的事情,难能可贵的是激励我探究语文教育及撰写论文的兴趣、积极性。在他编印的年会论文集中,还收入我刚刚出炉的《荷塘月色 浅析》。

我至今还记得,那届年会是在仓前街老市府对面的进修学校里开的。人不是很多,大约五六十人,除了语文教师,还有其他行业的语文爱

好者。会场很简陋,就在没有任何布置的教室中,大家都比较随意地坐着,各作自己的论文发言,然后共同探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瑞安语文界的诸多前辈,而且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发言。那本白色封面、油印的沉甸甸论文集我至今还保存着。

跟张之伟老师就这样慢慢地熟悉了。有届在新华中学召开的年会上,他在学会的报告中还狠狠地表扬了那些年勤勤恳恳钻研语文教育的我。语文学会除了上交为数不多的会员费,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开个年会都要四处化缘。然而,就是在经费这般困窘的环境下,在大多数人无心学术研究形势下,在其他学术学会纷纷偃旗息鼓情况下,瑞安市语文学会在张之伟老师苦苦支撑下,硬是坚持了十几年,编印了那么多书刊,邀请了那么多语文专家莅临讲座,扶植了那么多语文爱好者,直到他中风瘫痪卧床不起。

自从与张之伟老师熟悉后,平时有事情进城,都不忘去广场路他家里坐坐。反正跟他有很多话题好谈,比如语文教学研究、语文教育论文写作等,他每次总是叮嘱我多读多思多写。他这个人说话心直口快,身边有什么不平的事情,有什么看不惯的人,他都会毫不保留同你说。他的住房不是很大,几乎没有装修,小小的书房里堆满书籍、文稿,实在放不下,弄得其他房间也到处是书稿。

张之伟老师如果编印出版什么书,都会给我寄信通报,让我把文章寄给他。我的《谈 社戏 的浓郁乡土风情》经他修改,被收入由他主编的《文学欣赏与语言趣谈》一书中。这

瓦。在青山与绿水间,它静静地耸立着,如一位老者,注视着秀气的磐安小城。如隆山塔之于瑞安,宝塔之于延安,对于磐安这个山城,文昌塔实在该是它的化身啊!这座塔所在的山,竟然也叫马鞍山,这也让人莫名地有了一种亲近,因为我们瑞城也有一座马鞍山。

从山下下来,沿着依文溪而筑的堤岸小跑。岸上,偶也有三三两两的市民,如我一般,沿着文溪散步。路人之间,似乎也都是老朋友,见了面,大多会彼此熟络地问候一声。或许,这个常住人口只有3万的小城,大家彼此都认识吧!谁说不是呢?我这个不期而至的游者,似乎也能从他们的脸上,读到一种亲切。哗哗的溪水跃过人工堤坝,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演奏着磐安早晨最动听的舞曲。堤坝下面的石滩上,几只白鹭悠闲地栖息着,不时地,还会扇几下翅膀,仿佛在为那清晨的美妙舞曲而喝彩。下面的埠头旁,有一些妇女在浣洗衣物,溪流两岸的埠头旁几乎都有。远远望去,仿佛在进行着一场浣洗接力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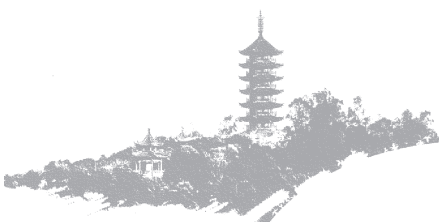
沿着堤岸继续散步。人渐渐多了,自行车,三轮车,小汽车也不时地来来往往,但绝不拥挤。听说,这整个山城,除了高速的入口处有唯一一个红绿灯,城内是看不到红绿灯的。

过了上游的一座廊桥,又沿着对岸的河堤折返。不到20分钟,就到了我所在的山水酒店。此时,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正喷薄而出,挥洒在前面的山坡上。早安,磐安!

时候,他已经出版了《汉字基础知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小学现代名作赏析》、《中学作文例话》、《中国文学语言艺术大辞典》(合编)等,主编了《浙南名城瑞安》等十多部著作。没过几年,他又编著出版了《语文教学新理念》、《语文教学新视野》。他估计可以号称瑞安出书最多的人了。

去年底,瑞安市语文学会换届选举后,一帮人还特地去看望了卧病7年的张之伟老师。他躺在床上,脸色和精神不错,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比中风初期已经好多了。上去跟他说话,他大概能听到,虽然好久未见,但还能认出人,也会跟你说话,但话含混不清。不过,还能依稀听清他叫你多写文章的嘱咐。偶尔翻阅他女儿博客才知道:张老师年轻时曾患严重的浸润性肺结核和肝炎,与病魔整整搏斗了30个春秋,两年前大出血,八十来岁的老人还因患胃癌做了胃切除手术,临近完稿的《现代汉语修辞艺术》因病未能出版。

但愿张之伟老师,在天国能从容地继续他一生为之心爱和牵挂的读书、教书、写书、出书。一路走好,张之伟老师!



蔡宅少年养蚕记

蔡桂顺

1984年春天的某日,飞云江农场职工抓住几个来农场偷摘桑叶的蔡宅孩子,还严厉地惩罚了他们。不用说,那几个可怜的“贼”又是我们。

这事还得先交代一下时代背景。

那年春天,村里突然流行养蚕,因为蚕儿会吐丝,那可是珍贵的真丝,蚕吐丝的时候,我们拿一把竹子做的小圆扇,把扇面上的纸剥掉,让吐丝的蚕在空扇子上边爬边吐丝,等吐完了丝,一把正宗的蚕丝扇子就大功告成了。听说可以卖2角钱。乖乖,2角钱,那可是80粒蚕豆芽,40粒姜糖儿的价钱呐!可见还是钞票惹的祸,想钱想疯了的一群鼻涕虫。

那么,蔡宅少年养蚕发家致富的梦想源头在哪儿?又是挨千刀的鼻涕塌!那年春节过后,阿塌从陶山外婆家回来后带来一张上面粘满了芝麻状颗粒的牛皮纸,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这是蚕种,现在陶山人正在养蚕儿,很来钱,操作方便,只需天天喂桑叶给它吃,等它吐丝后,有人自动会大量高价收购。听说卖给美国佬!乖乖,出口的啊,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1984年我们养蚕原来是想出口为国家赚外汇,干的是外贸!1984年就搞外贸事业的蔡宅少年长大了果然好多人从事外贸,阿塌就是专门把蔡宅织的袜子卖给俄罗斯人的。

我赚了大铜钿后,马上去旗儿店吃一顿牛蹄筋!阿塌一边如国家领袖般在空中挥舞着十个乌指甲的双手,一边不断把流到嘴角的口水吞下去。

听阿塌这一番令人神往的表达和描绘蓝图时一脸陶醉,我们个个心潮澎湃,当场立下雄心壮志,个个摩拳擦掌。烂头儿还“呸”的一声在手心吐了一口口水。

事不宜迟,蔡宅少年养蚕专业户马上分头回家准备,主要是做大人思想工作,因为干这事需要几个条件:首先得花点钱买蚕种,这点不难,因为像我们这种发达的经济头脑,大人们是完全信任的,只有“吊眼皮”她妈有点怀疑,因为她一直鄙视阿塌,说恁邋遢的人怎么会有好出息呢?将来有哪家的女儿嫁给他的话,一定是眼珠子被屎粘住了。只是造化捉弄人,若干年后就是她力排众议把女儿嫁给他。

然后准备一些家中闲置不用的竹编农具:比如竹匾、竹筛,用于放桑叶喂蚕,还要蚕吐丝用的空扇子。这个有难度,因为家里的扇都是好的,要将它们弄成秃的扇子,得下大决心。吊眼皮就是在母亲心疼而狐疑的目光中撕秃5把扇子的。

养蚕大业于是在许多质疑的目光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当黑芝麻点大的蚕种里爬出小毛虫一样的蚕宝宝时,我们便开始了找桑叶、摘桑叶的艰难工作。

刚孵出来的蚕宝宝是黑色的,吃桑叶动作也很缓慢。慢慢地它们长大了,身子也开始变了,我们于是整天守在养蚕的竹匾旁,听着蚕吃桑叶发出的轻微如春雨般的天籁之音时,我们的脸上写满了愉悦。我们好像老娘养孩子似的养着我们心爱的蚕宝宝,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慈爱!连“吊眼皮”一改毛手毛脚之心,尽现母性的光辉。

问题很快就来了,随着我们的蚕儿快速长大,其电子信箱口也大增。同时,由于村里其他孩子的效仿,养蚕在1984的春天很快成为一种时尚和流行。养蚕风还蔓延到林宅、雅儒等周边村落。于是桑叶的供应就出现危机。

蚕除了吃桑叶,其他树叶吃了就会消化不良,拉绿色稀便,然后痛苦地死掉。所以,为争夺蚕的“食源”,一放学,我们就箭般冲向有桑叶的地方,甚至有人逃课去找桑叶!那时候我们一回家,书包里掏出来的往往就是那些翠绿的桑叶,而不是书。

低处的桑叶摘光后,少年们就两脚套上稻草搓成的粗绳爬上高处的树梢,像猴子一样,让树下的胆小者艳羡不已。为了寻找“叶源”,我们的足迹遍及九里、前埠、南陈,所到之处,可以用“所向披靡”来形容。当时的桑树就像遭了蝗灾一样,一眨眼就从上到下赤裸裸地,叶片无存,光秃秃的枝杈在风中颤抖,罪过啊!

最愤怒的当属桑树的主人了,还没好好摘桑甚呢,就惨遭飞来之祸,以至于有些树主干脆扛一条扁担,一天到晚在桑树周围巡逻,一见背着书包欲摘叶子的小孩就面目狰狞地驱逐出境。

上望往事 17

电话 : 65818090
电子信箱 : 941222480@qq.com